

俗loud

黄伟文



中信出版社 CHINACITIC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俗 / 黄伟文著.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5086-2767-0

I. 俗… II. 黄… III. 生活—知识 IV. TS97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71390 号

本简体字版经由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授权上海双九文化咨询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俗

SU

著 者: 黄伟文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利丰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6.625

字 数: 10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5086-2767-0/G.680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网 站: <http://www.publish.citic.com>

服务热线: 010-84849283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俗

黄伟文 著

目 录

007	可惜我是Miranda
011	一九六九年的《VOGUE》
014	刹那空虚恒河沙
018	有点演技
023	与十万苍蝇同游西班牙Ibiza
027	我要回家等电话
030	致《有个娱乐也人台》长
034	忆莲云吞
037	随书附送
040	她睡了一星期

083	在出发的一天晴朗
087	Hello Kitty磁石贴与不中意Hello Kitty的我
090	有品位与有品
093	花生醒魔术？
096	“凤杨花古”，“克不容缓”，“志在必德”之后……
099	死仔包
102	死亡笔记
105	单车
108	第十一个救火的少年
111	知人口面
114	通宵地图（一）
117	通宵地图（二）

043	意大利上下集
047	荷包蛋达人
050	想象力累事
053	婴儿炸弹
056	BAD EDUCATION
060	人啊！人！
064	蒙面跳水队
067	衰人
070	旋转餐厅
074	2046624004264206
077	嚟头城市
080	独吞小王子

120	四次纽约
123	纽约停电记（一）
126	纽约停电记（二）
129	纽约停电记（三）
133	长期扮病者
136	牛井复活节
139	女人戏
142	Cate
145	飞机餐，火车餐，船餐
149	全兔自杀手册
152	午后之红茶
155	赢硬

158	世博、二十世纪少年与长篇故事（一）
161	世博、二十世纪少年与长篇故事（二）
164	反快乐王子
167	老咯！
171	“ 遑 ”
174	妒忌梁朝伟
177	坏电脑恐惧症
181	一个人去旅行
185	幸福跳楼机
189	有鬼！……
193	作为黄伟文
197	E下留Fax
202	不是我去的地方
206	辣妹护士

可惜我是 Miranda

有些本来很可爱的人，一时心烦，有了顾虑，忽然就变得不可爱了。

不是劝你给次机会，不要太快放弃这些人，是提醒你，纵然生活上诸事不顺，还是得保持自己可爱。

死老窦都要懂说笑。

最后一季的《Sex & the City》，或许太自觉要收回鱼丝，俗称埋尾，有了负担就轻快不起，太执著要有个圆满结局，沿途只能走马看花，连讲句笑话的闲情都没有了。

第一季时最好玩，玩斗看得快，玩斗背得熟，当然还要玩对号入座。人人将Carrie分给我，或者因为我着衫鬼五马六，或者因为我卖字维生，又或者因为他们个个自己都争着做Samantha。总之Charlotte就一定无人吼。

可惜我是Miranda。

最吻合的地方是她的cynical（字典通常译做“愤世

嫉俗的”，我嫌不够刻薄，也欠爆炸力，我宁愿译做“百弹”^①），而且，在过去五个季度里，她几乎伤害了每一个她爱的人，包括她自己。这一点我也最拿手。

唇亡齿寒，我自然最担心Miranda的下场，四个主角里面，她卖相最普通（连美术指导通常也派给她最丑的戏服！），脾气也最臭，没有情人的时候怕闷，有情人时又赶人走，孤独固然悲哀，但幸福令人患得患失，更不自在。没有信心捱得到大团圆，不如一下子将小心翼翼砌起来的扑克塔一手扫低，先下手为强，起码“分手是我提出的”！也无谓给机会你将来飞我，伤心喔！

比起“生得靓”的Carrie，“就得人”的Charlotte和“抽得水”的Samantha，“什么都不行”的Miranda似乎最不容易得到幸福，但你看我好我看你好，有苦自己知，想深一层，其实我们谁又比谁更容易？

现实世界也没有对Miranda这个角色更仁慈，Sarah Jessica Parker（Carrie）捧金球奖、艾美奖已经捧到屋里无立锥之地，Kim Cattrall（Samantha）也赢过一次金球奖，Kristin Davis（Charlotte）可能得罪了编剧，几乎从来无戏可演，去年也终于入选金球奖五强，只有Cynthia

①任何事情都要批评。

Nixon (Miranda) 六度提名，六粒白果，年年得个坐字，证明了实力必须要有，但性格讨好才是上颁奖台的最后一级楼梯，否则，这么近那么远。至于怎样才是“性格讨好”，一般来说是“够忙”、“够惨”、“够识做人”和“够好笑”，总之不是“够恶”、“够黑面”、“够cynical”。

但输了，有人为你不值，也是一种赢，Miranda起码有我。

一月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人用非法盗录的《Sex & the City》第六季光碟引诱我，心动但忍住，知识产权固然要尊重，难言之隐却是不舍得，像盒已经停产的朱古力，明知吃一粒就少一粒，所以只准自己在工作三个通宵后才得到小小的打赏，而且冲好凉、换好衫，把它放在白瓷碟上享用。

结果不幸有点反高潮，但感情如此深厚，试着记得它当年的可爱，这个一时失去了幽默感的眼前人还是很可以拥抱的。

当初知道这是最后一季的《Sex & the City》，有点失落，现在看来，故事在这里完结或者正好。

好的电视剧守则第一条：在还没有变得太闷前，带着

别人的惋惜和怀念结束。因为在变得太闷之后仍然需要继续，那是现实生活的特权。

（写于《Sex & the City》第六季之后）

2 6 / 5

2 0 0 4

后记：C y n t h i a 小姐，即
c y n i c a l 小姐终于在零四年的
九月凭最后一季的S A T C拿到了
艾美奖的喜剧类最佳女配角，哭
得我……我自己拿奖时也未曾哭
成那样。

一九六九年的 《VOGUE》

报载：上海某古旧书摊，专收旧报，甚至有本事收集到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内地报纸，整理出售，成为市内热门的“爱的礼物”。

上海对我来说，是张永远盖不满的HMY印花卡，一直在储。足够的理由再去一趟，总是差几个“吸印仔”^①，没法成行。现在多了一个：“去买自己和喜欢的人出生年月日的旧报纸”。咦！等下！看清楚报导的附照，店主拿着的是——哇？《人民日报》！我对祖国祖史未至于冷感到那个地步，可是一九六九年的《人民日报》（或当年的国内喉舌报章）我要来做什么？好像不很浪漫吧！

二十年前，当世界上的一切信息还不是一个click的距离的时候，穷家孩子们总有不用花钱而比较creative的方法自娱，我想到的其中一个节目是去大会堂政府图书馆借阅旧报的微型菲林，看看自己出世那一天的新闻，做一做石器时代的Google。逐格逐格徒手搜到一九六九年五月

①即“印章”。

二十一日日的《星岛日报》，前前后后看了半个下午，因为连将它影印下来的几毛钱都不舍得，所以读过什么现在都忘了，唯一记得头版上有个广告：新到港的美国化妆品品牌征求中文译名。那时Revlon还未等到自己唐诗新用的妙绝第二春：露华浓。

十几年后再对古董出版物感兴趣，关吴君如事，有日闲谈时她不经意透露，某年八月二日，她和长毛在LA^①过（她的）生日，陈先生如常很cool地突然递给她一本杂志，呀！她出世那年那月那星期的Time Magazine呀！

当时我心想：我也要！

我指本杂志，当然。

几个月后在伦敦Camdon Town的旧马医院（Horse Hospital）内古董摊前，我正在奋不顾身地翻一栋大尘的旧时装杂志，哼！这还不让我找到你？！一九六九年五月的British《Vogue》！一时间，忽然很为难，这本书，明明应该是同行的那个人送给我的，现在人在书在，为什么我要买给自己？

但那个人后知后觉，没反应！

好在想起朋友的哲学：你不记得我几时生日不要紧，我自己买好蛋糕，上你家，按你门铃，等你同我一齐切，

① 洛杉矶

一样开心！

反正我知你疼我，何必计较这点小疏忽？

于是，我拎住本一九六九年的《Vogue》走过去讲：

“喂！这本！你送给我！”

最后仍然笑嘻嘻一起回家。（至于那谁那年那本《Vogue》，却真是找来找去也找不到。）

上两个星期临近生日，朋友纷纷打听我要什么生日礼物，有什么东西我没有而又最想有？

真正答案：EQ。

（写于一九六九年五月号《Vogue》之后（好久）！）

0 2 / 6

2 0 0 4

刹那空虚恒河沙

读完侏罗纪公园作者Michael Crichton的新书《Prey》（其实不新了，〇二年十二月初版，但已是他的“最新”），台译《奈米猎杀》，有点不安，非因情节，因为书名，我是那种一定要搞清楚到底是“车太贤”还是“车太铉”的人，明明记得听过“纳米科技”，怎么忽然生出个“奈米”？分明都是来自Nanometer，为什么十亿分之一米可以相差那么远？煮出来的饭口味会否不一样？

有人查通胜，有人问塔罗，我比较迷信Google。

弹出一个网页：www.nchu.edu.tw/-material/nano/newsbook1.htm

原来这一名词早两年的确引起过台湾学术界的争论，话说中国古代早有“命数法”，纳米早有，只不过无人考证，才以为要另译新词。

无心路过，反而发现其他自古已有的量词更迷人。

（见附表）

附表一：	穰 10^{28}
一 10^0	沟 10^{32}
十 10^1	涧 10^{36}
百 10^2	正 10^{40}
千 10^3	载 10^{44}
万 10^4	极 10^{48}
亿 10^8	恒河沙 10^{52}
兆 10^{12}	阿僧祇 10^{56}
京 10^{16}	那由他 10^{60}
垓 10^{20}	不可思议 10^{64}
秭 10^{24}	无量无数 10^{68}

附表二：	渺 10^{-11}
分 10^{-1}	莫 10^{-12}
厘 10^{-2}	模糊 10^{-13}
毫 10^{-3}	逡巡 10^{-14}
丝 10^{-4}	须臾 10^{-15}
忽 10^{-5}	瞬息 10^{-16}
微 10^{-6}	弹指 10^{-17}
纤 10^{-7}	刹那 10^{-18}
沙 10^{-8}	六德 10^{-19}
尘 10^{-9}	空虚 10^{-20}
埃 10^{-10}	清静 10^{-21}